

第十一章 “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 闳



他（容闳）把西方基督教的使命感及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回报祖国结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为基础的 ambition（雄心而非野心），与中国古代经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因此，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

——章开沅（《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是跟中国人留学西方分不开的。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回国之后，容闳致力于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强国计划，他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中国近代化与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

一、容闳的早期教育经历

1. 求学马礼逊教会学校

1828年（清朝道光八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和澳门一水之隔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一户贫困农家，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容闳的祖上自宋朝嘉定年间从广东新会县迁居南屏，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渔生活。然而，到容闳出生的时代，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打破，伴随着殖民侵略势力而来的西方文明开始改变容闳这代人的生活轨迹。

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贿赂澳门后，基督教传教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教。为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836年冬，传教士在澳门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其宗旨在于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使中国年轻一代通晓英语，了解西方，认识基督教，进而皈依“上帝”。“马礼逊教育协会”在澳门的教会女校内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这所学校由传教士郭士立夫人主持。马礼逊预备学校成立之际，容闳正值7岁学龄。容闳父亲的一位友人恰巧在郭士立夫人主持的女校里当雇工，回乡省亲时谈及女校兼招男童，不收学费且提供食宿，极力劝说容闳父亲送容闳去读洋学堂。家境窘困的父亲决定送容闳去教会学校学习，父亲期待容闳读几年英文之后，可以到洋商那里当个帮工或买办，以维持家中生计。

1835年9月，容闳正式入学郭士立夫人主持的教会学校。郭夫人给年幼的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自传中追述道：“古夫

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① 郭夫人对学童管束极严，年幼调皮的容闳在她的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一名深受老师和同学喜欢的学生。1838年，中英鸦片战争一触即发，郭夫人关闭了所办女学及附属的马礼逊预备学校，匆匆离开澳门。容闳只好辍学回家。但郭夫人答应，待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后，一定招收容闳入学。1839年2月，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正式开办，这是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式学堂。学校负责人是布朗夫妇，布朗先生原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来华之前在美国教书，是个有学问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

1840年11月，容闳入学马礼逊学校就读。马礼逊学校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上午讲授英文课，用英语教学的有地理、历史、天文、算术、代数、几何、力学、音乐、伦理学以及《圣经》讲解等课程；下午讲授中文课，聘请本地私塾先生教授，按中国传统方法讲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到香港，容闳也随校来到香港。马礼逊学校建在今香港摩理臣山之麓，容闳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这里可以瞭望由东向西伸展的海港，香港就是因为这一港口而变成中国南部最为外人垂涎的地带。布朗先生对勤奋好学的容闳非常喜爱，容闳则称他的这位老师多才多艺，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容闳在马礼逊教会学校读了六年书，已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对自然科学也打下了基础，知识面远比在当时私塾读书的生徒广阔。1846年9月，布朗告诉学生他因健康原因要回美国休假，他表示愿意带几名年岁较大的学生到美国去深造，凡是希望同去的同学可以站起来。容闳第一个起立。容闳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和黄宽、黄胜两位同学跟随布朗先生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程，开启了新的人生。

^①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 留学美国耶鲁大学

1847年1月4日，容闳一行从香港乘坐“女猎人”号货船启航。经过三个多月的颠簸，4月12日安抵美国纽约。从此，容闳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容闳一行三人被布朗先生安排进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孟松学校是当时美国有名的大学入学预备学校。孟松学校的校长哈蒙德，对这三个中国学生特别关注，把他们编在英语部，学习英语语法、算术，生理学、心理学等课程。学校离布朗的老家很近，他们三人的生活就托布朗的母亲照料。容闳在孟松学校求学期间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1849年，容闳以优异成绩在孟松学校毕业。毕业后，容闳本可以选择获得资助到英国去考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一种专门技术。但经过慎重考虑，容闳决定留在美国考大学，目标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当容闳向校长表示自己的愿望时，哈蒙德将此事向校董会提出，校董会表示欢迎容闳留在美国读书，可以提供奖学金，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毕业后必须回中国去充当传教士。对于这个条件，容闳在自传中道出了他的想法：“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各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①显然，容闳希望自己将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后来，在布朗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一笔助学金。

1850年秋，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进大学不久，由于行动不便，容闳剪掉辫子，脱去长袍，穿上了西装，并蓄起胡须。容闳是鼓起很大勇气这样做的，因为当时如果一个中国人胆敢剪掉辫子，是要被清政府捉去杀头的。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非常用功，除了数学之

^①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外，他的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英文作文比赛，在一、二年级时都获得一等奖，不但在校刊上发表，还刊登在当地的日报上，许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了解决学费和生活费，容闳必须做工挣钱来弥补助学金的不足。在半工半读的生活中，容闳度过了在耶鲁的四年求学生活。^①

1854年夏天，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他成为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本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谋得一份职业，过安定富裕的生活。可是，容闳的志向并不在美国，他希望帮助中国的年轻一代享受与他一样的西方教育，并通过西方教育使中国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怀抱这样的远大志向，容闳决定回国。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乘“欧里加”号货船踏上了回国的旅程。1855年3月，容闳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开始了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报国之路。

二、容闳与清末幼童留美运动

组织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以留学教育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是容闳教育救国的核心内容。为了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容闳回国之后即四处奔走，孜孜以求，为促成幼童留美这一“创始之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 为幼童留美计划奔忙

从1855年回国到1860年代，容闳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几换职业，几经辗转，曾经多次试图寻找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的渠道，结果却屡屡受挫。

^①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5页。

起初，容闳把他的教育救国梦想寄托在太平天国这个政权上。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容闳就已经关注太平天国起义的进程。回国后，容闳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就产生过投奔太平天国的想法。1856年，容闳在香港当通译期间曾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们多次相见，洪仁玕曾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容闳能为太平天国效力。为了解太平天国的情况和它的领导集团是否具有“创造新政府以取代满洲”政府的能力，1860年11月，容闳与几名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天京。容闳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考察了解太平天国的真实状况，一方面是想通过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洪仁玕虽然赞赏他的建议，但表示无力实施。当时南京的天王洪秀全正与曾国藩的湘军激烈厮杀搏斗，根本无暇顾及容闳写给太平天国的上书建议，却慷慨地给容闳封了个“义王”。容闳在天京住了一个月，对太平天国政权作了全面考察之后，对这个政权产生了怀疑，深感太平天国难有大的作为，不能实现他的理想。1860年12月，容闳带着失望离开天京，返回上海。

之后，容闳把教育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身上。1863年，容闳经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介绍，结识了曾国藩。急需洋务人才的曾国藩从其幕僚处获知容闳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于是邀请容闳到安庆见面。容闳再三考虑后，决定前往，他希望通过曾国藩来实现自己改革中国的教育计划。容闳抵达安庆的第二天，就受到曾国藩接见。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设立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容闳的建议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曾国藩委命他负责到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容闳因办理洋务有功，由曾国藩保奏，清廷授予他五品官衔，在江苏省衙署任译员。至此，容闳开始有了晋升之阶。但容闳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投奔曾国藩的目的是希望实现教育兴国的梦想。但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兴办教育的计划，也是不合时宜的，当时洋务派最关心的是制枪造炮以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1864年，容闳求助于江苏巡抚丁日昌，丁日昌对于容闳选派幼童出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他知道没有中央一级官员的推荐，上奏的一

般性折子不会有什么结果。经过商量，他们把折子先转到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祥那里。文祥是朝廷首创总理衙门的要人，以开明进取闻名。然而，文祥此时正在“丁忧”，未几，文祥去世。这一变故，导致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容闳留学教育计划得以实现的转机出现在1870年。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和丁日昌都被清政府派赴天津处理教案，容闳也被派去协助翻译。趁几位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容闳再次把选派留学生出洋学习的计划，向丁日昌提出。丁日昌对此表示积极支持，在天津教案谈判结束后，他向曾国藩当面提出并加以详细说明，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容闳随即花了两天时间，以曾国藩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奏折，这就是1871年9月3日（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由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上奏的著名的《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这个章程规定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出国后的待遇、守则等。至此，历经16年的酝酿与奔波，容闳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宏伟计划终于看到了得以实现的曙光。为此，42岁的容闳兴奋不已，他在自传中写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①容闳奋斗了十几年的教育计划总算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近代官费留学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2. 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

容闳的教育计划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随即前往南京与曾国藩商议相关具体事宜，包括出洋学生的数额、出洋经费来源、留学年限以及设立预备学校等。经商议，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留洋肄业局”，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曾恒忠为翻译，叶源濬为出洋中文教习，幼童出国前在上海的训练由刘翰清主持。所需经费由海关拨付，学生年龄从10岁到16

^①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岁，招生名额确定为120名，分四批，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毕业后回国，由清政府委任官职。1872年，曾国藩再次上奏，促使官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以具体落实。

然而，在招收出洋学生时却遭遇困难。当时的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而且，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满学生。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容闳不得不到香港去招生，最后才勉强凑够人数。容闳所招收的第一批30名留学生，没有一个是官宦的后代，全都是贫穷人家的子弟。这30人中，有24名是广东人，其余为江苏3名，山东、安徽、福建各1名。容闳先到美国，为这批留学生安排居住的地方和读书的学校。30名幼童则先被集中在上海“幼童出洋肄业局”学习英语，作一些出国前的准备。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学生30人，在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同行者有翻译曾兰生、教习叶绪东等。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30名由黄胜率领赴美。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30名幼童由祁兆熙率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30名由邝其昭带领赴美。

为了让初到美国的孩子们适应英语环境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容闳按照美方的建议，将孩子们分别安排在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随后，容闳将他们送入美国小学念书。经

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幼童在接受西学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兼习中文课，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清朝律例等；每逢节日，还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望阙拜跪。留学生事务所起初设在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市，后来迁到哈特福德市。1874年，经清政府批准并拨款，在柯林斯大街盖了一座两开间的三层楼房屋作为办公大楼，用于留美幼童的管理和中文教学。关于盖办公楼的目的，容闳写道：“予之请之于中国政府，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由此可以看出，容闳为实现教育强国的梦想，用心何其良苦！

3. 幼童留美计划的夭折

幼童留美计划是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实施的，它自然受到“中体西用”思想观念的限制。当留美幼童的言行举止逐渐西化，与“中体西用”思想相违背时，容闳的教育计划难免走向夭折的结局。

留美幼童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衣着和行为举止以及思想观念上逐渐开始西化。如有的幼童看到美国同学在运动场上进行各种体育锻炼，非常感兴趣，于是也脱掉长袍、剪掉辫子，到运动场上驰骋起来，他们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有的幼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甚至跑到教堂去做礼拜，渐渐信奉了基督教。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

对此，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不以为然，在他眼里，幼童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守旧官僚陈兰彬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陈把这些学生招来大加训斥，而容闳却多力加以庇护，两人之间因此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陈兰彬坚决反对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认为一个文人脱去长袍，穿着短裤在外奔跑，成何体统？他勒令剪去发辫的学生遥向北京下跪请罪，重新蓄发；对

于胆敢改穿西服或上教堂的学生，则视为悖逆行为。后来的学生中发生所谓西化问题的比第一批更多。例如，第二批赴美留学生中有个容揆，在美国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取了哈佛大学，被人告发已剪去发辫。陈兰彬立即取消他的官费，令其回国。容闳认为他好不容易考进哈佛大学，将来定可培养成才，实在是太可惜，于是暗中为他活动，给他留下一笔费用，要他坚持在哈佛大学就读。这个学生后来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后出任外交官。容闳这些做法，大大激怒了陈兰彬，他不断地写信向总理衙门控告，要求撤销容闳的职务，调回国内。^① 1874年，陈兰彬请长假归国并辞去监督之职。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容闳为副公使。为了不让容闳继续担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陈兰彬采取了这种调虎离山之计。容闳为了继续他的留学计划，写信给李鸿章，请他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在李鸿章的协调下，容闳最终以副公使兼副监督的职务继续负责留美学生的工作。

1876年，陈兰彬推荐其亲信、守旧官僚吴子登担任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虽通晓英文，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遣留学生之事常持异议。吴子登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的学生，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告状，在他看来，“学生在美，专好学美国人的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

^①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时，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实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① 吴子登还给李鸿章写信，夸大留美幼童西化的事实，抨击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此事引起李鸿章的关注，他亲自写信给容闳，要求他报告实情。容闳回信揭露了吴子登的真实目的，得到了李鸿章的暂时支持，留美幼童得以继续在美国学习。然而，朝廷上下始终对幼童留美心存异议，如今加上吴子登的一面之词，反对之声更甚于从前，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具体主管此项事务的李鸿章则动摇不定，他一方面感到幼童西化问题严重，一方面又觉得中途撤回太可惜。因此，在1880年前后，虽然有一批幼童考进了美国大学，成才在望，但留学事物却随时潜伏着夭折的危机。

恰在此时，美国出现一股排华浪潮。1881年，容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输送几名优秀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此事使留美幼童陷入困境。容闳预感到幼童留美计划有中途夭折的危险。为使幼童留美不至夭折，容闳辛苦奔波，联络一些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美国朋友，联名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是说明幼童成果丰硕，可望成才；二是劝清廷不要中途撤回，功亏一篑。容闳的努力甚至换来了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的支持，格兰特亲自致函李鸿章，谓“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这使李鸿章举棋不定，但陈兰彬的一番说辞，最终使李鸿章决定撤回部分留美幼童，另留部分幼童继续在美深造。然而，1881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采纳陈兰彬、吴子登的意见，提出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奕訢是清廷洋务活动的实际主持者，他的意见使此事成为定案，清廷遂决定于同年8月全部撤回留美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留美幼童分三批陆续回国。120名留美幼童，除去在美国病逝三

^①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人，另外因生病或者违反纪律被提前遣送回国的，共有 94 名幼童回国。

3.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留美幼童是因所谓西化问题严重而被朝廷遣送回国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后来，李鸿章将幼童大致分三拨分派下去：头批幼童 21 名送往天津电报局，学习电报技术；第二、第三批内 23 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 50 名分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当差。在起初的困境中，共有 43 名留美参加过海军。詹天佑等 7 名参加了 1884 年的中法马尾海战，其中 4 名为国捐躯。11 名参加了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3 名壮烈牺牲。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结局，逼迫清政府重视洋务事业和改革维新，留美幼童的命运从此开始改变。留美幼童后来大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中去了。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留美幼童成为中国邮电、铁路、矿业、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近代化事业方面，留美幼童是我国电报事业的创始者与奠基者。据统计，从事过电报业的幼童共计 20 名，其中，第三批幼童中的周万鹏，在宣统三年曾任全国电报局局长。另有 3 人担任过上海、天津等地的电报局长。服务于铁路事业的幼童共计 13 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天佑。他投身铁路 31 年，修建京张铁路使他一举成名。京张铁路是我国自主设计、自己修建、自我主权、自己管理的第一条铁路，意义重大。且京张铁路修建之艰难，在铁路史上也是罕见的，英美等国家铁路工程师一直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成京张铁路，直到京张铁路通车仪式上。京张铁路赢得外国工程师交口称赞，国内更是一片欢呼声。京张铁路与詹天佑的名字一起载入了我国铁路史册。从事过矿冶工作的幼童有 8 名，大部分任矿山工程师，著名的有留美幼童第一批中的吴仰曾，他赴美时才 11 岁，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由来又到英国深造，回国后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副局长。在外交领域，幼童中有中国最早、最有现代意识的外交官。

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时期，他们为国家民族争权利，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担任外交官的共计 21 人，著名的有唐绍仪、梁诚等。唐绍仪以全权大臣身份代表中国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捍卫了中国主权。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作为北方清廷的代表，却以其民主意识和观念，敦促清廷和袁世凯接受共和。梁诚在晚清末年担任驻美国公使时做出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壮举，那就是向美国讨回 1901 年《辛丑条约》赔款中多向美国赔付的 2792 万美元。并顶住袁世凯的压力，力主将追回的赔款用于办教育。随后，英、法、意、比、荷等国陆续退回了多支付的赔款。清政府采纳了梁诚的意见，用美国退款开办了留美游学处，通过考试在全国选拔青年学子留学美国，庚款生中有大名鼎鼎的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留美游学处后来扩建为清华学堂，民国建立后，扩建为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唐国安。在造船领域，福建船政学堂的留欧学生引进了西方的造船、海军业务等科学技术，缩短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差距。陈兆翱、魏翰等回国后，经过 5 年的努力，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打破了在福建船政局工作的欧洲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断言。在政治领域，留美幼童中以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为代表的从政人物，多在晚清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叱咤风云，如邮传部大臣梁如浩、外交总长梁敦彦、海军元帅蔡廷干等。考察留美幼童回国以后所作的贡献，可以说，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化的拓荒者。

三、容闳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尽管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了，但他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开了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开创了晚清时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运动的新潮流，推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容闳的地位与贡献是独特的。

中美两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沟通，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拨动这一文化交流航船的伟人，应该是容闳。^①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园里，至今悬挂着容闳的画像。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而且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首位中国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留学生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在沟通中美文化交流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鸦片战争前后数十年间，中美两国虽有贸易往来，但彼此并无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连关于两国完整的基本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中美之间基本停留在相互隔膜的状态。以至于1844年中美在签订《望厦条约》后，道光皇帝还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个美国存在，让大臣去查一下“是否确实”。这种无知状态，阻碍了中国人走向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容闳留学美国以及他所开创的留学事业，使中美之间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沟通。容闳不仅受到了系统的美国式的西方教育，而且对美国及西方文化有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在鸦片战争前后乃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像容闳这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容闳一生的理想，就是移植美国文化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像他那样受到美国式的西方教育，从而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新路。他在1854年大学毕业前夕将自己的这种理想概括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认为，中国要改变落后的现状，必须向西方学习，而向西方学习的有效途径是派遣留学生接受西式教育，再用他们所接受的西学来改造中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教育交流显然比一般的文化交流层次更深，因为它触及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更新，留学生的派遣，要经历一个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消化以及返回国内后的传播、移植和创新的过程，从而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对加

① 李喜所：《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② 李喜所：《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深中美文化的交流层次作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

文化交流向来是双向进行的。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容闳不仅积极推动幼童留美，使美国文化传播到中国，而且也时刻不忘向美国人民宣扬中华文化。1877年2月，容闳在给耶鲁图书馆馆长范南的信中说：“一旦耶鲁决心设立‘中国语言文化讲座’，我将随时将我个人的中文图书捐赠给贵馆。”1878年，经过他的推荐及运作，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化讲座”教授，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所孔子学院——“中国语言文化讲座”由此开设。5月29日，容闳将1237卷中国书籍捐赠给耶鲁图书馆，其中包括《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这些图书，是美国第一个中文图书馆——耶鲁大学中文图书馆的核心部分，为耶鲁大学图书馆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汉学研究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馆奠定了基础。1876年，耶鲁大学为了表彰容闳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特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此，他在写给耶鲁大学校董庄士特的信中说：“我个人接受它，谨系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接受它。我个人视之为一项对中国的鼓励，视之为一种国家荣誉。”^①

此外，容闳以及幼童来到美国，向美国社会展示了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形象，以直观的方式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容闳勤奋好学，成绩很突出，在大学第二、第三两学期，他的英文论说两次获奖，使得“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留美幼童也以其智慧学识受到美国人的称赞，有人赞叹道：“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遣派这么些同龄的学生到外国去并且在相同情形之下获得比中国政府所派的这些学生更好的成绩。”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则评论这些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1881年，一位西方人士在叙述容闳的事迹时写道：“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

^① 容闳研究会：《容闳——中美关系史的不朽见证》，《教师博览》2009年第5期。

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①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直观了解，正是通过一个个中国人的形象来认识和了解的，因为，人体现着一种文化的灵魂，也展现着文化的内涵。容闳与留美幼童展示了中国人的形象，也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and 了解，从而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回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程，人们不难发现，容闳以及他所开创的留美运动不仅在当年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影响绵延至今。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说：“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耶鲁大学求学。近20年来，耶鲁大学吸引了4000多名中国留学人员。”可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容闳以及他所开拓的留美运动，仍然在充当着中美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与媒介。

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由容闳发起促成的幼童赴美留学运动，虽然未能按照事先的计划完成留学任务，但它开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推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程。

^① 曾绍东、尹可雨：《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